

銀幕短打

太極熱為何掀起？

當大家都在等待周星馳的《太極》華納版時，陳國富監製編劇、馮德倫執導的《太極》系列率先上映，而且他們一拍便是三部，頭兩部還連環映。

其實和太極有關的作品較早前已有徐嬌有份主演的《大武當之天地密碼》，編劇還是以《赤壁》成大名的香港金像編劇、導演、詩人陳汗（陳錦昌）；來勢洶洶的則有奇諾李維斯執導的《太極俠》，有莫文蔚參演……

為甚麼突然有此太極或武當熱呢？尷尬的當然是：太極拳和武當派的關係，雖經金庸《倚天屠龍記》鼓動，幾成流行文化常識，但歷史真相卻仍在霧中，有待檢證澄清（如龍虎山張真人是否張三豐；太極拳可能到清代才創出

等）。因此，與其說真的發生了太極熱或功夫熱（由截拳道到詠春到太極，甚至可輪番搬出），不如說是電影後技術年代已經降臨。

90年代開始的電影後現代文化，催生了各種拼湊、新舊交參、歷史重組、天馬行空的創作和再創作。然而，由於技術所限，這些後現代作品大多講多過做，又或者以劇情、意念先行，看多了便會令觀眾產生兒戲（粵語所謂「揸流攤」）之感。直至數碼化的視聽特技出現了突破，很多動作大場面，有了足夠的技術支援，愈來愈令觀眾目不暇給，以至瞠目結舌，合成影像變得輕易，立



文：朗天

體、超立體動感成了電影的中心。武術動作，逐漸成為這些技術實現時的積極考慮的中國元素。

觀眾只需稍一留意，新的武術電影（無論叫不叫太極）都含有大量的新紀元視覺元素，武俠科幻化、中世紀化、特技首出……這些才是王道，至於為甚麼總是一窩蜂，人拍詠春我又拍詠春，人拍太極我又拍太極，熟悉以往香港電影製作的大多不會深以為怪；市場考慮和實際市場需要的差距，一向不全由創作人決定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家仇國恨 兒女情長

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韓劇《新娘面具》已接近尾聲。劇集以一班新星擔綱，對海外觀眾來說吸引力不大，於韓國本土卻收視爆紅，播映26集以來，均是同檔電視劇中收視第一，在一眾於情愛中兜兜轉轉的劇集中，顯得特別突出。

《新娘面具》故事描述日佔期間，為了讓白痴哥哥和辛苦拉扯兩兄弟長大的媽媽過上好日子，韓國青年李江土不惜背上賣國的罵名，加入只有日本裔才能加入的警局，為了事業，於鎮壓韓國人的手段上較日本人更加殘忍，而他最想做的是，便是捉住守護韓國人的蒙面俠士「新娘面具」。

劇集改編自漫畫家許英萬的同名漫畫，以日佔時期為背景，描述大時代下韓國人怎樣在日本人的壓迫下，發動一次又一次反抗。劇集中的「新娘面具」最後變成了李江土——當李江土發現「新娘面具」原來便是假裝白痴的哥哥，更被自己錯手殺死時，為了彌補自己的過失，戴上哥哥遺下的面具，從此不但走上守護韓國人的道路，更藉自己身在警局的優勢，為解放韓國的革命軍擔任內應。

此劇說的是家仇國恨。家仇，是指李江土的哥哥與母親均被日本人殺死；國恨，是韓國人面對亡國之憂——劇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日本在佔領韓國後，如何推戴怎樣「合邦」——將日韓變成一個大國——計劃卻屢屢被「新娘面具」與革命軍破壞。

於是我們看到很多人的故事。李江土怎樣從日本走狗變成民族英雄已不用多說；出身韓國皇室的伯爵，怎樣賣國求榮，出賣皇室使自己能夠在日軍政府中謀上伯爵一位，繼續他的榮華富貴。人物原型於現實中比比皆是，於是觀眾也看得特別投入。女主角是戀上李江土的牡丹，然而人物設定單調，唯一的用途是告訴觀眾，她不但愛李江土這個人，更愛他所背負的所有苦難。幸好，此劇的愛情線並非重點，於是她也可以被無視了。倒是本身是韓國人，後來被日本人領養的上野理惠是個可憐人，她一方面愛上李江土，為他保守身份秘密，另一方面卻受到組織的壓力要追殺「新娘面具」，在最後的兩集中她將如何抉擇？

既然以大時代為題，自然少不得提及歷史的瘡疤。日本人怎樣以招募前線醫護人員為藉口，騙韓國少女到前線當慰安婦的故事拍得特別哀怨動人，抱着改變家人生活的美好願望登上開往前線的軍車，我們卻知道她們將不會再回來；還有在中國戰線吃緊，不得不召集韓國青年上前線為日本賣命，連十來歲的少年都收到了入伍令；每一個歷史都是淌着血的傷口，於是我們痛恨，那些如伯爵之類的皇室成員，不但漠視人民的苦況，更為了討好日本統治層而出謀劃策，想出一個又一個剝削壓迫人民的「德政」。

李江土最後身份終於曝露了，「新娘面具」從幕後走到幕前，韓國人民也團結起來，每看到這樣的場面，便讓人感到熱血。

二手好碟

文：勇先

《五毒》怪誕之謎

在《五毒》的DVD封面上，最引人注意的，不是年輕時皮光肉滑、身形橫練的羅莽師傅，也不是七十年代的懷舊「重口味」，而是一張印上「史上怪誕電影第11位」的貼紙。究竟這齣1978年的作品，何怪之有？

這齣由張徹執導、倪匡任編劇的武俠片，除被美國《娛樂周刊》評為cult片中的第11位外，亦被列為最佳功夫片第二位，可見《五毒》絕非得個「怪」字。故事講的是一個以往經常作惡的門派「五毒門」，掌門在臨終前託付當時唯一的弟子楊德，找出已隱姓埋名的五位師兄下落，看看他們是真是假，若發現哪個師兄是行惡者，便聯合其他師兄清理門戶。五位師兄根據民間認為的五種「至毒之物」——蝎子、蛇、蜈蚣、蟾蜍和壁虎，練成一身武功絕學。為了暗地裡追蹤手持五毒門的寶藏秘密，已隱姓埋名的師叔，幾位師兄同樣扮成尋常百姓，明查暗訪，希望先下手為強。大師兄蜈蚣和二師兄靈蛇是正宗奸角，不僅殘殺了師叔，還令正義的五師弟蛤蟆（羅莽飾）慘受各式千奇百怪的酷刑而枉死……至於故事的結局，沒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當然是「惡人自有惡人磨」的老調。

大概劇本由本地科幻小說大師倪匡執筆，故事在描述楊德尋找五位師兄的真正身份時，都具有一定懸疑氣氛，而武打場面亦見真功夫，動作設計明快精彩。但正如剛才所說，電影中那些「睇到你O嘴」的稀奇殺人伎倆和道具，才是令到連外國朋友都奉《五毒》為cult片中極品的主因。當中有為破刀槍不入的蛤蟆功而特製之萬針衣（說是由內襯插滿長針的人形鐵棺材會較適合）、「紅背兜」（將背心狀的鐵燒紅後再燙在犯人的背部）、殺人不留痕跡的「刺腦針」和「勾喉蟻」，還有將濕透的草紙一層一層的鋪在對方臉上，把人硬生生焗死的離奇「殺着」……大量令人目瞪口呆、雞皮疙瘩的殺人元素，都令《五毒》的變態味十足。難怪連崇尚「暴力美學」的荷里活鬼才名導昆頓塔倫天奴，亦對此電影推崇備至，甚至坦言其成名作《標殺令》也受《五毒》影響。特別在《標殺令2》中，奧瑪花曼被細網綁進棺材生葬的一幕，那令人看得頭皮發麻的感覺，與《五毒》確是同出一轍……

這齣風格偏鋒的作品，因為夠怪誕，即使到今日仍可得到一些「重口味」愛好者追捧，原來在當時《五毒》的票房亦不算太差，上映僅兩個禮拜竟有逾一百八十萬收入！想起昔日即使另類小眾，仍得到市場的支持，對比今日變得千篇一律的影視工業，難怪有人說香港的創意與膽識，在七、八十年代後已耗盡了。



消失的子彈：槍下不留情



完美犯罪，一般指佈局天衣無縫，執法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找到證據判定作案者罪行，從而讓罪犯逍遙法外。但在導演羅志良的眼中，所謂「完美」其實並不存在，「你會發現，作案的方式越簡單，才越不容易被偵查出來。沒有什麼能超出想像和人力之外。」過去拍兇案片曾閱讀過大量刑偵檔案，務實的羅志良得出這樣的結論。

他細細密密地小心鋪排各種線索，「可以說，所有的答案在開場15分鐘內就已經講完啦！」第一遍看不懂的觀眾，就請第二次入場吧！

文：Cate

可是，偵探片從來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。陳可辛拍《武俠》，用偵探片的骨架，穿了港式武打的外衣，結果回到了父子恩怨。雖然折服於中國傳統倫理關係，但導演對人性之惡的討論，是引向「法治」觀念的嘗試。到了羅志良，他走得盡盡，要將正義執行到底。

誰是兇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動機，而能夠超越動機的，就是正義。這是《消失的子彈》裡的邏輯。所以，我們看到劉青雲飾演的查案警官，身不帶槍，卻在最後，親手將罪犯送上西天。「原先還寫了另外一個結局，是楊冪對青雲說，我以後就跟着你了，我不相信你一件犯法的事都不會做。但我後來覺得，在這個階段有些事情不用向觀眾強調得太用力，有了一個點已經能讓人明白。」羅志良說。

劉青雲總是帶有諧星的味道，他在爾冬陞拍的《大魔術師》裡更被放大了這個特質。一個下手粗暴，傲慢而愚鈍的高級警官，卻在愛情面前羞澀靦腆又能不顧尊嚴。亦可喜亦可悲的角色，也是羅志良所需要的。有關正義，總不是一個讓人輕鬆的話題，「主題要去到很深，需要青雲這樣的形象來平衡。」羅志良還需要一種「軸」勁，一種含而不露的糾纏不休和心底盤算，劉青雲演得爐火純青。

但懸疑並不是無解。為了度好「消失」的子彈的來龍去脈，羅志良經歷了長時間的思量，常常面對團隊成員中不斷拋來的疑問。「我知道多少，在電影中就呈現出來多少。推理依據都是大家所見的細節，完全沒有無端飛來一個答案。」羅志良在電影圈出名邏輯清楚，要什麼、想怎樣，都會對演員講得清清楚楚。這次他給主要演員說戲，讓他們對案情稔熟於心，一舉手一投足，其實是為了後面做準備，步步為營。



找一個老戲骨劉青雲的對手戲演員，羅志良考慮了很久，「在30多歲的男演員中，沒有一個人能超越謝霆鋒。他在現場的每一個小動作，都有他的理由。」謝霆鋒飾演的是一個警察局的槍手，在戲中時常交叉胳膊，把雙手夾進雙臂下，「故事發生在冬天，他很冷，但需要保持雙手的溫度，因為隨時可能舉槍。」大反派找來智叔廖啟智，一身30年代上海幫流行的卡邦式打扮，白西裝白禮帽，嘴叼雪茄，臉色青白，置身污穢血腥的兵工廠內，囂張殘暴，撐起了電影另外的半邊天。

民國的香港故事

選景在上海的近郊，影片裡的兇案發生在青灰冰冷的兵工廠，現實中，是一座廢棄並等待拆除的監獄。「我們基本沒做太大的改造，原來的監獄規模很大，還有自己的車間加工部，正好拿來作兵工廠。」被困在內的工人受到財閥的殘酷剝削，毫無人身自由，「就如監獄一般。」

故事背景放置在民國，不是導演要跟風「民國潮」。羅志良其實想講一個當代的故事，一個能折射光怪陸離的當下，每天的微博、網絡新聞、朋友閒聊都會看到和聽到的故事，「如果距離太近，容易變成紀



導演羅志良 攝：梁小島



錄片。」羅志良打趣地說。他心中的民國時代，有幾分舊時香港的味道，魚龍混雜，東西合璧，他只拍他所熟悉的東西，「我做的是我心中的民國，至於那時的人怎麼說話，怎麼穿衣我都不太會會。」楊冪飾演的街頭占卜女，她的服裝是中式上衣配西式半截裙，既有30年代最流行的圖案，也有波西米亞的精緻。但基本的常識還會遵循，「那個年代還沒有發明指紋破案，所以你看法醫、警察接觸犯罪現場和屍體，都不用戴手套。」

影片先在內地上映，叫好叫座，攢了好口碑，羅志良卻對香港市場有些保留，「香港觀眾對合拍片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不管你的故事如何，只要是合拍的，心裡就會事先打一個分。這是沒有辦法的。」但對故事深度的解讀，「還是香港的觀眾更明白我想說的是什麼。外面看的熱鬧，我的訊息，身在香港的人才能領會得到。」

續集？當然會拍的。

（本片將於9月15日上映）